



冻土密约

今野敏

の密約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冻土密约

(日) 今野敏 著

龚群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ODO NO MITSUYAKU by Bin Konno

Copyright © Bin Konno,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sawa Office,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n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冻土密约 / (日) 今野敏著; 龚群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33-0472-6

I ①冻· II ①今·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18558号



冻土密约

(日) 今野敏 著; 龚群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九 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71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一版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472-6

定 价: 26.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虽然媒体一直宣传经济不景气，但特定的店里仍然人满为患。发展势头好的店自然客似云来，经济再不景气，服务业仍然不愁生意。

今天是十二月十一日，人们能切身感受到年末的忙乱。

从六本木十字路口往饭仓方向走三分钟的地方有一家叫“密斯特”的会所。虽然价格是会所的层次，服务却只有夜总会的水准。

仓岛在心里想着。他并非不喜欢这里，只是希望去更有品味的地方。

这里不是仓岛称心如意的地方，而是同伴喜欢的地方——这里有他中意的小姐。

仓岛的同伴叫做梶本行雄的外务省官员，是个中国通，在外务省被称为“中国学校”，隶属于亚太局的中国·蒙古课。

“不过，知道你是公安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两人抵达“密斯特”，在等待小姐的间隙中，梶本对仓岛说。

仓岛温和地一笑。“这种事麻烦你不要在公开的场合下说。”

“没关系，我很小心。如果被外务省的人发现我和公安到处喝酒，我也很难立足。”

其实没必要如此小心，警官和外务省官员一起喝酒并没有那么不自然。不过，对梶本这种人，如果不再三嘱咐，难保他不会到处乱讲话。

如果他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才引起公安的关注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仓岛不能对他视而不见也是事实。

仓岛和梶本相识于两年前。俄罗斯间谍盯上了梶本，为了得到有关中国的情报，企图用美色引诱他。梶本差一点儿就沦为间谍。

救他于危难之中的正是仓岛。

仓岛在外事一课^①工作，主要负责与俄罗斯有关的案件。

与其说是救了梶本，更准确的说法是维护了日本的国家声誉。放任不管的话，会发展成为外务省官员沦为俄罗斯间谍的丑闻。

从此，被仓岛抓住把柄的梶本，一直向仓岛提供相关情报，两人经常一起出来喝酒。

仓岛并不讨厌梶本。

外务省官员难免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即使在国家行政机关之间也等级分明，财务省和外务省似乎高人一等。

然而，梶本却是个普通意义上的平民老百姓，不用对他多费心。

他喜欢吃喝玩乐，这一点也使得他很好相处，和他一起喝酒是件开心的事。

梶本喜欢的小姐走了过来。这位年轻的小姐十分开朗，一走过来就和梶本抱了个满怀。梶本顿时乐不可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点也让人无法讨厌他。

^① 公安部隶属于警视厅，主要从事与间谍、政治犯、宗教团体等相关的特殊犯罪事件调查的工作。外事一课主要负责俄罗斯及东欧原社会主义诸国间谍活动的调查工作。

来到仓岛身边的小姐年过三十，身材丰满。仓岛并不喜欢这个类型，但让人庆幸的是她很会照顾人。

两人在“密斯特”畅饮了三个小时。梶本兴致高涨，一走出“密斯特”，就提议去涩谷。

因为那里有营业到清晨五点的夜总会。

“这违反了《风俗管理法》。”

“营业执照上大概写的不是夜总会，而是酒吧。涩谷那一带多得是。”

梶本酒兴上来了，仓岛无法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干脆奉陪到底吧。

无论是喝酒的时候还是在出租车上，两人都不谈工作。重要的是通过见面加深信任关系。

情报渠道只需在必要的时候帮上忙就行了。

两人在涩谷的井之头线西口附近下了出租车。

梶本提到的店在一家结构复杂的大楼里，让人联想起版画家埃舍尔^①的画。一打开门，就传来震耳欲聋的卡拉OK声，仓岛不禁皱起眉头。

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本来想安安静静地喝上一杯。店里的客户群显然和六本木、银座迥异，价格也相当便宜。

听梶本说这家店有他喜欢的小姐，仓岛深感意外，想不到外务省官员会来这样一家店。

长着娃娃脸的小姐来到梶本身边。听两人的对话，似乎梶本不久前刚来过，仓岛更加意外。

外务省官员通常忙得不可开交，也就是说梶本想方设法地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这里。

仓岛钦佩他的热心和坚韧。

^①埃舍尔 (Maurits Cornelis Escher, 1898—1972)，荷兰艺术家，专门从事木版画与平版画的创作，擅长以精巧的细节写实手法表现矛盾与荒谬的视觉效果。

两人喝到五点，直到这家店打烊。

虽然仓岛后来有所节制，但是把棍本送上出租车后，还是疲惫不堪。

仓岛今年三十六岁，身体还能硬撑。他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打算明天准点去警视厅上班。

今天喝酒的钱，全由仓岛掏腰包。

如果不是公安，不可能这样花钱。

仓岛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心里想着。

到警视厅的时候，酒意还没有完全散去。

工作开始前仓岛一定会喝一杯咖啡，这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仪式。

刚分配到公安部外事一课的时候，仓岛甚至担心早上喝咖啡会被人责难。

然而，随着对公安工作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他不再有所顾虑，因为说不定明天就再也喝不到了。

这就是公安的工作。有了这份思想觉悟后，早上的喝咖啡仪式对仓岛来说无比神圣。

在走廊里喝完咖啡，刚回到座位上，就听到上田晴信股长叫自己。

“一股酒味……”

“喝酒也是工作……”

“我知道。你马上去一趟赤坂警署。”

“赤坂警署？”

“那边要调查一起杀人案……”

“搜查本部吗？”

“对。警视厅刑事部也派了一组人去。”

“我马上去。能问一个问题吗？”

“什么？”

“为什么外事一课要参加杀人案的搜查本部？”

“这个嘛，听说公安三课已经去了，这是公安总务课的命令。好了，赶快去！”

“明白了。”

公安三课负责监控右翼势力。仓岛一边在心里揣测，一边走出警视厅。

公安总务课相当于军队的司令部，下达命令的情况并不少见。

公安三课和外事一课联合出动，让人联想起进行街头宣传的右翼势力和俄罗斯大使馆的关系。这些行动派右翼势力，动辄就在俄罗斯大使馆周边进行街头宣传。

每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时，公安三课和外事一课的警员就会带着相机奔赴现场。公安三课负责拍照，记录下右翼分子的外貌特征，外事一课则关注俄罗斯大使馆的反应。

只派一个人前往没有过先例，通常都是好几个人一起行动。

仓岛还没有从昨晚的宿醉中完全清醒过来，脸颊仍然发热，被岁末的冷风一吹，感觉十分惬意。刑警们外出都乘坐地铁，一是因为搜查经费有限，再者，刑警们也喜欢走路。

仓岛坐上出租车前往赤坂警署。

搜查本部的气氛一成不变。

正面的阶梯上是领导干部的座位，不过刑事部长的位子空着。通常情况下都是由刑事部长指挥，可是刑事部长忙得难以分身，很少来搜查本部露面。

代替刑事部长主持工作的是搜查本部主任，一般由课长一级的人担任这个职位。这次是杀人案的搜查本部，所以主任一职由刑事部搜查一课的田端守雄课长担任。

另外有两位辅佐课长的管理官，一位叫池田厚作，另一位叫池谷阳一。两人被称为“池池组合”^①。

这个戏谑的称谓并不完全来源于两人名字的谐音。据说只要他们两人联手，搜查本部就会充满干劲。

仓岛记得住大部分警视厅刑警的长相和名字。一般人或许不太能记得住其他部门的人，公安却不一样。

可以说，是否能记住别人的长相和名字决定了公安搜查员的能力。有人说，这一点和服务行业相似，被称为相识率。

公安三课来了一名股长和三名警员。公安的搜查员只有在发生大规模的车轮式作战时，才会像刑警一样全组出动，其余时候都是少数几人甚至单独一个人展开行动。

仓岛在公安三课的警员身边坐下。他对股长行了个礼，股长只是点点头。虽然同属公安部，关系却并不亲近，其他警员也没有跟仓岛打招呼。

仓岛也不打算和他们搭腔。

搜查会议开始后，仓岛很快就明白了状况。

被害人名叫高木英行，三十四岁。已经查明他原本是右翼团体旭日青年社的干部，是个日籍韩国人，本名高英逸。

对于主张民族主义的右翼团体里有外国人这一点，一般人会感到不可思议，仓岛却毫不惊讶。警察都理解这一点。

进行街头宣传的所谓行动派右翼团体诞生于六十年代。在此之前，为了对抗左翼运动，政府也曾利用过各类暴力团。

日本的暴力团成员中有很多韩国人，加上行动派右翼和暴力团交往甚密，韩国人加入右翼团体的例子比比皆是。

^① 原文为イケイケコンビ。イケ是汉字“池”的读音，同日语中“冲啊”的发音一样，所以后文才有两位管理官让搜查本部充满干劲的说法。

本名高英逸的被害人高木英行，被人发现死在位于赤坂二丁目自家公寓附近的停车场里，尸体上有利刀所致的刺伤及切伤。

原来如此。如果被杀害的是右翼团体的成员，就不难理解公安三课为什么会出现在搜查本部了。

可是，为什么还要派外事一课的仓岛来参与呢？

行动派右翼经常在俄罗斯大使馆周边进行街头宣传活动，被害人高木英行可能也是其中一员。

仓岛推测，也许是让自己来辨认高木英行的相貌吧。如果这是个对外事一课很重要的案子，想必不会只派仓岛一人前来。

仓岛漫不经心地听着搜查本部对案件的说明。田端课长说，因为这是杀人案件，所以由搜查一课负责，不过被害人身份特殊，也许还需要组织犯罪对策部的协助。

被害人的照片发到每个人手上。

坐在旁边的公安三课的搜查员小声问仓岛：“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叫井上，和仓岛年纪相仿，级别也一样，都是警部补^①。

仓岛摇头否认。

陌生的相貌，陌生的名字。

仓岛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相识率，一有时间就找出以前的案件调查卷宗，试图记住更多照片上的脸和名字。

仓岛主要负责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大使馆周边发生示威游行和街头宣传活动时，他都会去拍照，并努力把每个人的长相记在脑子里。

“没见过这个人，也没听过这个名字。你呢？”

井上瞄了一眼另一侧的同事和股长，压低声音说：“当然知道。旭日青

^① 日本的警察从官职上由低到高分别为：巡查、巡查长、巡查部长、警部补、警部、警视、警视正、警视长、警视监、警视总监。

年社的街头宣传活动相当嚣张。”

听上去他在责难仓岛的无知，仓岛并不在意。

只是守备位置不同罢了，对外野手抱怨飞进内野的球也无济于事。

“呃，那么你就助刑警一臂之力吧。看来这儿没我什么事。”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井上再也没有开口。

搜查会议结束后，仓岛马上起身打算回警视厅向上田股长汇报。事情到此为止。

仓岛想找地方打个盹儿，他还没有从宿醉中完全清醒过来。

十一点过后，仓岛回到警视厅。胃里很不舒服，仓岛感觉到一阵阵的反酸。

他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田股长。

“被害人是行动派右翼团体旭日青年社的干部高木英行，原名高英逸，三十四岁，因为受到刺伤以及切伤导致大量出血而死。凶器是锐利的刀具，还没有具体查明。行凶场所是被害人居住的公寓附近赤坂二丁目的停车场，死亡时间推定为今天凌晨三点左右。我看了他的照片，以前没有见过。”

上田面无表情地听完汇报后，只问了一句话：“你和三课的人说话了吗？”

“井上坐在旁边，讲了两句……”

“说了什么？”

“他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不认识。”

“就这么多？”

“他问我为什么参加搜查会议，我说不知道。”

上田夸张地叹了一口气。

“我以为你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看来还远远不够……”

“真没想到您会这么想。”

“别贫嘴。”

“这可是我的真心话。”

“你为什么回来了？”

“我认为自己没有理由留在搜查本部。”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那里，直到我叫你回来为止——要像一只咬住食物不松口的甲鱼。”

“对不起。”仓岛姑且道了个歉，“可是我真的不明白。那可是刑事部负责的杀人案搜查本部。我能理解公安三课的人在那里，事实上他们也认识被害人高木英行。但是我不知道外事一课的人能做什么，我从来没见过被害人。我认为了解案件情况就足够了。”

“所以我说你还远远不够。这是公安总务课的命令，而且你不认为这个命令来自更高层吗？”

“更高……层？”

“公安的案件很少由地方警署单独行动，这是公安人员的常识，所以可以认为公安总务课的命令来自于警察厅^①。”

说起来确实如此。

仓岛的宿醉还没有完全清醒，不过这不是借口。

上田股长继续说：“大概是警察厅警备企画课的指示。”

仓岛恍然大悟。

“ZERO？”

^① 日本国家机关之一，由内阁总理大臣所辖的国家公安委员会直接领导。而警视厅是指东京都的警察机构。

“行动派右翼团体的干部被杀，仅此一点就已经对各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能推测出和公安案件的关系，不过很可能没那么简单。上级要外事一课参加，并且点名让你去，说明被害人肯定和俄罗斯有关。”

“请等一下。”

“什么？”

“点名要我去？”

“我没跟你说吗？”

——是故意没说吧。

仓岛咬紧嘴唇。“我第一次听到。”

“是吗？不好意思。可是，不管是不是点名要你去，连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主动放弃，我认为不应该。”

“知道了。”仓岛说，“我马上回赤坂警署。”

“这段时间你就在搜查本部办公。”

也就是说仓岛暂时不用来警视厅了。

言下之意让仓岛对自己在搜查本部的行动负责。

“明白。”

仓岛再次离开警视厅前往赤坂警署。

2

设置在赤坂警署会议室内的搜查本部，气氛和早上截然不同。

搜查员们出去调查了。他们分为追查凶手行踪、鉴定罪证、搜寻遗留物品这几个组，正在四处奔波搜寻线索和证据。

公安三课的几个人也不见了踪影，仓岛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至少应该和他们一起行动啊……

不过事已至此，后悔也于事无补。

留在搜查本部的是池田、池谷两位管理官和赤坂警署的刑事课长，以及预备队、总务和联络组。

田端课长也不在搜查本部，仓岛猜测他也许回了警视厅，课长也是个大忙人。

说不定课长去向刑事部长申请组对的协助了。负责右翼团体的是公安三课，不过行动派右翼和理论派右翼有所不同，很有可能是暴力团的伪装。

旭日青年社应该就是这类组织，这样一来，组对四课的协助就必不

可少。

暴力团以前由刑事部的搜查四课负责，随着组织犯罪和国际犯罪的增加，新成立了组织犯罪对策部——简称组对——搜查四课被编入旗下。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增强组织能力，然而搜查工作反而变得麻烦。以前刑事部长一个人可以定夺的事，如今必须听从组对部长的意见。

再者，组对部长通常由和刑警关系紧张的公安、警备人员担任。就算原本出于一片好意，最终事与愿违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尤其在警察这样的行政机关内更加不能避免。在仓岛看来，因为组织上的问题而僵持不下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既然不能避免，就只能放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

在搜查员们回来之前没什么好做的，仓岛再次翻开资料阅读起来。

案件发生在凌晨三点，也就是仓岛在涩谷喝酒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赤坂是什么模样呢？

犯罪现场位于国际新赤坂大厦的背面。那一带有很多小饭馆，小巷子里还有高级饭店，不过再往里走，就人迹罕至了。

罪犯行凶的停车场大概就位于没有行人的一带吧。

虽然验尸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过被害人应该喝了酒。喝完酒在回家路上被人袭击，这样考虑比较妥当。

尸体上只有两处伤口，一处是尖刀的刺伤，另一处是切伤，这两处伤口就是致命伤。

虽说行人很少，但毕竟紧靠着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作案时间越长越容易被发现。看来，凶手的手法十分干净利落，行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外行人都能看得出，这是职业杀手的做法。

自己的确太疏忽大意了。仓岛在心里反省。

行动派右翼团体的干部被职业杀手杀害，这不可能是单纯的杀人案。

暴力团之间火并的可能性也很小。暴力团杀手的手法应该更粗糙。

暴力团杀手因为过度紧张，在行凶的瞬间容易方寸大乱。开枪的话，很可能打不中对方的要害；用刀具的话，基本上都是乱刺一通。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

据说警备企画课指明要仓岛参加。仓岛问是不是 ZERO 的指示，上田股长没有否认。

ZERO 是警察厅警备企画课内负责情报收集的组织。ZERO 以前被叫做樱田门，后来也曾在一段时间内被称为千代田。这个组织负责从全国的公安搜查人员那里收集情报，加以分析后积累起来。

这个组织还对公安搜查人员进行培训，只有通过选拔的人员才可以参加。

参加过樱田门、千代田以及 ZERO 培训的搜查人员关系十分紧密，统管 ZERO 的警备企画课的理事被他们尊称为“校长”。

公安搜查人员分为精英和非精英两种。

精英级别的人员具备独自侦办案件的能力，而其他搜查员甚至无法知晓事件的全貌。

换句话说，精英级别的公安是特工，其他人只是普通的搜查员。

而且，精英级别的搜查员无一例外参加过千代田和 ZERO 的培训。

遗憾的是，仓岛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搜查员。既然在公安工作，仓岛自然希望能成为精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必须获得参加 ZERO 培训的资格。

有可能就是 ZERO 指名要仓岛参与这个案件。

这次绝不能偷懒。仓岛终于醒悟过来。

醒悟得太晚了。仓岛在心里埋怨自己。

在股长告诉自己之前就应该察觉。怪不得，自己到现在还不能独当一面。

如果指派仓岛参加搜查本部的是 ZERO，那么他们在考虑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呢？

ZERO 策划的不是一般的搜查，而是一场战役，各地的公安搜查员都遵照 ZERO 的命令行动。

大多数时候由警视厅或大阪府警署这样的大警察本部的公安搜查员行动。刑事部也一样，负责大城市的警察本部和负责小城市的警察本部，在搜查能力上相去甚远。

公安人员的能力，则有更大的差距。

ZERO 从全日本的公安案件中收集情报，却不向底层搜查员提供情报。他们只负责下达作战命令。

听到有人叫自己，仓岛抬起头，看见池谷管理官在台阶上朝自己招手。仓岛赶紧走到他身边。

“公安方面有什么线索？”

池谷的语气平易近人。不过仓岛听说最好不要和他对着来，他凡事都坚持到底，用一般的办法应付不了。

“公安三课认识这个被害人。”

池谷点点头。“我听说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被害人是行动派右翼团体的干部，所以公安三课的人才参加了搜查本部。不过，你是外事一课吧？”

“是。”

“你准备在搜查本部做些什么？”

这正是仓岛想问的。

“上面命令我来……请您尽管吩咐。”

池谷的脸上露出笑容。仓岛不明白这个笑容的含义，有点坐立不安。

如果是亲切的笑容还好，不过警局内很少有这样的笑容。